

**PAUL  
ERDMAN**

美国获奖  
畅销小说

卷 套

[美]保尔·埃德曼/著

磨名宗/译

悬念迭起  
惊险层出

A THRILLER BY THE  
BEST-SELLING  
AUTHOR OF THE  
CRASH OF '79



法律出版社

# PAUL ERDMAN

美国获奖  
畅销小说



[美]保尔·埃德曼 / 著

廖名宗 / 译

A THRILLER BY THE  
BEST-SELLING  
AUTHOR OF THE  
CRASH OF '79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圈套/[美]保尔·埃德曼著;廖名宗译. -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9. 9  
ISBN 7-5036-2931-2

I. 圈… II. ①保… ②廖…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1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615 号

THE SET - UP Paul Erdman

Copyright: 1994 BY PAUL ERDMA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AUL ERDMAN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Literary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1999 THE PUBLISHING HOUSE OF LAW

All Right Reserved.

版权所有人为保尔·埃德曼, 1994 年

该中文译本为保尔·埃德曼通过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代理,

授权法律出版社享有中文简体译本版权所有, 1999 年

所有权利予以保留。

本图书根据 St. Martin's Press 1997 年版译出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98-2009 号

---

出版·发行/法律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陶松

责任校对/何萍

印刷/外文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 字数/290 千

---

版本/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100

---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105 号科原大厦 4 层(100037)

电子信箱:/pholaw@public.bta.net.cn

电话/88414899 88414900(发行部) 88414121(总编室)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书号: ISBN 7-5036-2931-2/I·139

定价: 21.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本社负责退换)

## **敬 告 读 者**

本故事纯属虚构。小说中描写的所有人物和事件或属虚构或被虚假运用。

献给霍莉

## 内 容 简 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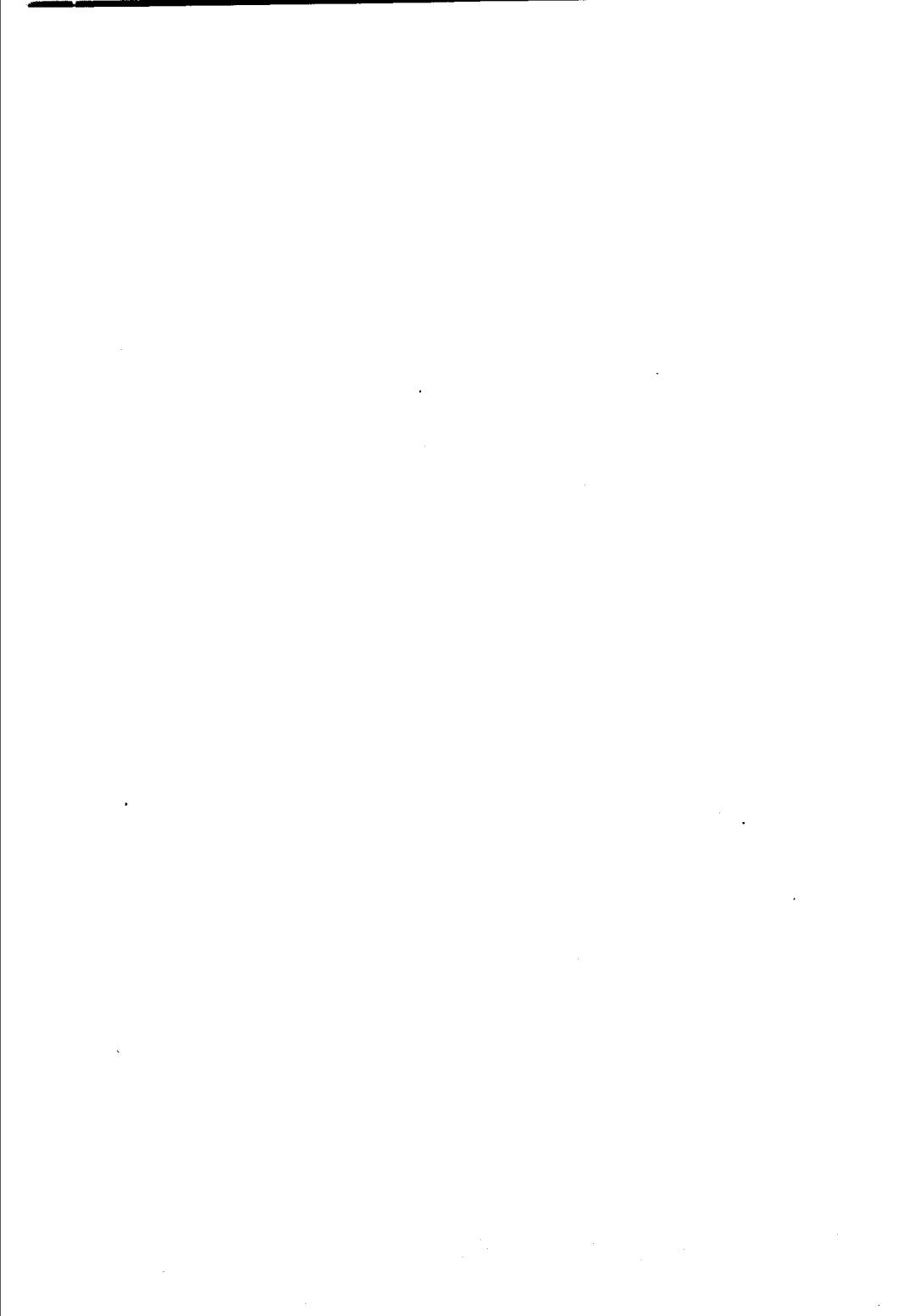
查尔斯·布莱克是刚退休的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去瑞士出席一家国际银行的例会时，突然不可思议地被瑞士警方投进监狱。他被指控犯有巨额金融欺诈罪，非法获利4亿5千万美元。对他的指控似乎铁证如山。他将被判有罪并将在瑞士监狱做30年苦力。

他遭到陷害。

查尔斯的妻子萨莉几乎绝望。瑞士或美国政府似乎无人能够——或者愿意——帮他。但是有一个神秘的意大利人声称他能让查尔斯逃走并让他和萨莉“消失”。代价是300万美元。没有多想，萨莉同意交易。查尔斯成功逃走，但查尔斯夫妇有所不知的是，那个意大利人正是陷害他的那个人的同伙。这对夫妇能否看穿他们的阴谋并有勇气再次逃走呢？

该书充满悬念，富有幽默，引人入胜。同时，此书能让我们看到一个迷人的国际金融世界——正如只有保罗·埃德曼能做到的那样。

# 第一 部



## 1

当从巴黎起飞的法国英特尔航空公司的班机降落在法瑞边境阿尔萨斯地区的米卢斯市巴尔机场时，是星期六傍晚。从其他 20 多名旅客的外表看，查尔斯·布莱克断定，跟往常一样，他是机上唯一的美国人。

“跟往常一样”是因为在过去的 4 年里，他经常搭乘这趟班机——算起来几乎有 50 次了，路线一直没变。先乘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班机，从美国的杜勒斯飞到法国巴黎，在巴黎戴高乐机场停留两小时后，转上这趟班机最后抵达巴塞尔市，通常是在当月的第一个星期六到达。

布莱克知道在他走下飞机后等待他的是什么样的一套固定程序。他得往前走 100 米到终点，然后继续走到法国和瑞士交界的海关关口。在那里他将接受瑞士移民局和海关的检查，然后从传送带上取走手提箱，箱里只有住两个晚上所必需的衣物。一辆在外恭候的轿车会把他送到位于巴塞尔市中心的欧乐酒店。

10 分钟后车将把他先送到一座建于中世纪名叫舒真豪斯的山庄，如今可成了巴塞尔市最豪华的宾馆。那里会聚集 10 名

世界金融界最有影响的人物，他们是世界 10 个最发达国家中央银行的头。他们都将独个儿来到这家宾馆：没有带夫人、助手和保镖。晚宴将在二楼一间客房举行，席间的讨论是非正式的、也是非官方的，仅是相互交流。

官方讨论将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国际清算银行的会议室举行，从欧乐酒店穿过一条街就到了。他们将在那里用整天的时间研究、确定世界主要货币利率——如美元、英镑、马克、瑞士法郎、日元以及这些货币间的汇率。

然后这 10 个人共同缔结全球金融内部协定。参加他们这种公式化秘密会谈的每一个人都能预测未来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主要金融市场的行情。

在过去的 4 年里，查尔斯·布莱克作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sup>①</sup> 的主席，一直是参加这种公式化会谈的主要成员，和他的前辈们——如保尔·沃克和阿伦·格林斯潘那样有名望的人物——一样。他们有权决定美元利率、美元债券价格和美元汇率，这会影响整个金融领域，如从科威特和德克萨斯州的石油价格，到伦敦和苏黎世的黄金价格，还有纽约与东京的股市，无所不及。

但是，如今查尔斯·布莱克在巴塞尔已不再起关键作用了。因为，4 个月前他已辞去了美联储主席职务。所以，这次，查尔斯·布莱克不会参加晚宴。

在 11 月选举之后，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没有明确提出由他继任美联储主席；也没有提出让他辞职。而以后从白宫传出了一个消息：白宫要美联储主席要么降低利率来缓解目前日益增长

<sup>①</sup>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是美国的中央银行，简称美联储。

的经济危机,要么就滚蛋。由于所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而且要对接踵而至的通货膨胀负责——查尔斯·布莱克终于决定辞职。

现在美联储主席的职位仍空置着。虽然美联储副主席临时担任布莱克的角色,但由于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缺乏足够的经验,他还不能正确代表美国的利益,所以,在巴塞尔每月召开的例会上,美国的席位还是空缺。为了平稳过渡,查尔斯·布莱克答应在美联储新任主席就职前,以国际清算银行临时特使的身份继续留在美联储。礼节归礼节,由于查尔斯·布莱克是一个非常孤傲的人,尽管地位变了,在过去的3个月里他还是逐一拒绝了要他参加周六晚宴的每一次邀请。

然而,奇怪的是,这一次只有他一个人收到了一个类似的邀请,他没有必要婉言拒绝。

布莱克通过瑞士海关时越想越奇怪,是什么原因呢?

他很快就明白了。

## 2

“布莱克先生，您是一个人吗？”瑞士边防警官问道。

“您是什么意思？”

“您妻子没同您一道来吗？”

“没有，就我一个人。”在过去的两年里，他常和萨莉一道的。但这一次由于她忙着安排从乔治敦搬到旧金山的新公寓没能和他一起来。现在她正在加利弗尼亚。

“为什么问这个？”布莱克问道。

瑞士警察没有回答，相反，他又提了一个问题。

“带行李了吗？”

“带了一件。”

“请让我看看行李票。”

行李票附在机票后。他从口袋中抽出机票，递给柜台后的这个人说：“恐怕您会失望的”。

他刚说完，一个穿另一种制服的人向他走过来。他腰间挎着枪，表情严肃。海关人员把布莱克的护照和机票都给了这个人。

“请跟我来一下。”他用英语不客气地说道。

“去哪儿？”布莱克问。

“去了你就会知道了。”那位警官抓住布莱克的胳膊，之后带着他沿着走廊一直走进了一个小会议室。

两个便衣正在里面等着。布莱克一到，两个人立即站了起来。

较年轻的那个人先开口说“我是保罗·斯哥米特上尉，是巴塞尔州巴塞尔市的警官。”

“您让我到这儿来做什么？”布莱克问。

“在适当的时候我会让您知道的。”

“你知道我是谁吗？”布莱克愤怒地大声警告道。

“我们当然知道您是谁，布莱克先生。”另一个便衣说道。

“那么你又是谁？”布莱克反问道。

“罗夫·瓦色曼博士，”他回答道。“我是巴塞尔州巴塞尔市的公诉人。在你们的刑事审判制度中，布莱克先生，我该被称为首席检察官。”

刑事审判制度？检察官？布莱克打了个冷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不管刚才你们说了什么，你们显然并不知道你们在同什么人说话。我是美国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你们无权拘留我，如果没什么其他事的话，我该走了。”

他转向那位穿制服的警官，伸出手说：“请把护照和机票还给我。”

“布莱克先生，请坐。”检察官说：“我们想尽可能以一种文明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

“天哪，处理什么事？”

“你先坐下，然后我们再慢慢谈这件事。我们和你一样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

“那么，我可以离开了？”

“当然，但首先你一定要回答我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请坐吧。”

布莱克直接从他俩面前拉了一把椅子坐下。那两个人也坐了下来。穿制服的警官绕过桌子走到他的上司面前，把布莱克的护照和机票交给了他，然后离开了房间。

斯哥米特上尉从一个记事簿上扯下两张空白纸，递给会议桌另一头的布莱克。“你有笔吗？”他问道。

“当然有。”布莱克答道。

“请按你的方式签个名好吗？”

“为什么？”

“先生，这事完成得越快，我们也就越早回家吃晚饭了。”上尉警官回答道。

布莱克从夹克的上衣口袋中拿出笔。“在哪里签？”他问道。

“随便，两张纸都签到。”

布莱克用多年前他太太在过圣诞节时送给他的旧式派克自来水笔签了两个名。

“还有什么事？”

“请在你的两个签名下写上你的通讯地址——家庭住址，电话号码及传真号码、社会保险号。”

布莱克犹豫片刻才勉强同意。之后，检察官绕过桌子，拿回了那两张纸。他打开放在他面前的一本厚厚的卷宗。接下来，除了外面喷汽式发动机沉闷的噪音外，室内一片沉静，罗夫·瓦色曼博士好像是在把布莱克刚刚写在纸上的笔迹同卷宗的上的笔迹进行仔细对比。最后，他露出了满意的表情。

“你是否与一个名叫兹维巴奇的苏黎世律师有委托关系？是汉斯·兹维巴奇。加上头衔就是汉斯·兹维巴奇博士？”

“是的，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到底是多少年前呢？”

“至少 10 年。”

“在苏黎世的瑞士大众银行你有个帐户吧？”

“曾经有过，但都过去了。”

“请再说一遍。”

“我过去曾在那儿有过一个帐户。”布莱克说。过一会儿又说道：“想想看，那帐户或许还在。但十几年来一直都没有再用过它。”

“我懂了。兹维巴奇博士有那帐户的签名权吗？”

“对，那是一个信托帐户——又叫 B 帐户。”

“也就是说尽管那帐户是在兹维巴奇博士名下，但实际上，你仍是那帐户的受益人。”

“从法律上说，是这样。”

“你的意思就是说——是？”

“是的，它是我的帐户。”

“你记得帐号吗？”

“不记得了。”

瓦色曼博士从他面前的记事本中抽出一张卡片说：“这是那个帐户签名卡原件的复印件，上面的号码是 J747 - 2239。您一定也有一份复印件。”

“或许有。但它应该被带回美国了，和我的那些个人资料放在一起了。”

“在你那些资料中，一定也有一份与兹维巴奇博士签署的委托协议的复印件吧。”

“是有一份。但我已经跟您说过了，我至少有 10 年没有动用那个帐户了。所以，你所指的文件毫无疑问是被放在我保险

箱里一大堆文件的下面了。”

“你通常怎样与兹维巴奇博士联系呢?”

“用电话联系。”

“你就是这样给他指示吗?”

“是的,包括其他一些事情。”

“我明白了,那么你从哪里给他打电话呢?”

“从我所在的任何地方。”实际上,他和萨莉都通过这个帐户交易,他俩都和兹维巴奇签订了委托协议,也都时不时地打电话给他。但是很多年前就没有再这样了,萨莉完全脱离这些似乎更好一些。

布莱克尽量使自己的思维与所提出的问题保持一致。他们提出一些敏感的问题,那些问题是关于他被任命为美联储主席后在投资方面的问题。并且牵连着他?但为什么是现在,又是在这个地方呢?

“举个例子。”

“举什么例子?”

“关于电话指示。”

“你们不会是指望我回忆起 10 年前打过的电话吧?”

“你说的没错。”这个检察官又打开了放在他面前的卷宗,翻了几页后提了一个问题。

“关于最近的一个电话怎么样?从伦敦打去的,在莎威酒店,时间是在去年的元月份。准确地说,是在 1 月 13 日,星期一,格林威治时间上午 10:45 分打的。从 507 房间打出的,你下榻的房间。”

“我告诉过你我在苏黎世的帐户至少有 10 年没用过了。”

“我知道你告诉过我们,那么另一个电话呢?从巴尔机场打的,也是在星期一……”

布莱克站起身来。

“够了，最近一次电话又是在哪里打的？”

“为什么总是在星期一打电话？”

“根本没有这样一些电话。”

“得了，布莱克先生，有许多这样的电话，并且每一个电话都由你代理人的秘书记录下来了。”

“这又能证明什么呢？”

“这是证据——说明你没有对我们说实话，布莱克先生。”

“这太荒谬了。我想打个电话，现在就打。否则，我敢向你保证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们并不想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对吗？”瓦色曼博士回答道。

“别对我玩花样。”布莱克说道。

“好吧，”瓦色曼回答道：“就一次。”他冷冷地盯着布莱克的眼睛说：“记住，布莱克，这里是我的国家，是我的州，这里是我说了算，明白吗？”

布莱克盯着他足足有 30 秒钟，那个瑞士人打破了沉静。

“我会拿一个电话进来。”瓦色曼向他的同事打了声招呼，绷着脸说道。

警官立刻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他拿给布莱克一个分机电话。

“你有 10 分钟时间，”瓦色曼说道，“你想打几个就打几个。”

“这个电话能打国际长途吗？”

“当然可以，你在瑞士。如果你需要帮助，就拨零。”

说完瓦色曼站起身，和警官走出了房间。

门一关上，布莱克就拨通了自己在旧金山新装的住宅电话，电话接通了，共响了 12 声，但没有人接。